

中國語文教育學會主辦語文展覽會刊二

中國語音的演變與音韻學的發展

張世祿 著

陳聖道先生書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802.4
2

中國語音的演變與音韻學的發展

張世祿

一 語文的現象和語文的研究

無論那一種學術，總是隨着一般文化的演進而發展的；一般文化上發生了某種劇烈的變動，各種學術也自然依着這種變動而各自的進展。因爲一般文化上的某種劇變，往往對於某種學術，也增進了它的必需的基本智識，供給了它所應用的新工具，擴大了它所採取的材料和門徑，以敦促它的進境和發展。所以我們要窺探某種學術演進的情形，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般文化上的幾次的大變動，和這些變動所給予這種學術的影響。可是，學術的本身又離不了研究的對象，某種學術就是對於某方面現象的探討和說明；因之這種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往往足以影響於學者的心理，而使這種學術也形成了某種特殊的狀態；現象的本身發生了某種變化，學術上也

隨着適應這種變化而應起了一些動態。所以我們要考察某種學術的如何發展，同時尤須注意到它所研究的對象，在本身上具有怎樣一種性質，經過怎樣的演變，以及怎樣的影響於這種學術的發展。中國語文本身的現象，影響於中國語文學的發展，便是一個顯著的實例。

我這裏要敘述中國音韻學的發展和中國語音演變的關係，便是要表明語文本身的現象對於語文研究所給予怎樣的影響，以及一般文化上的變動怎樣的促進這種學術的發展。所謂中國音韻學就是分析漢字或漢語當中所包含的「聲」「韻」「調」三種元素，而說明它們的發音和類別，并推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古今流變的一種學術。我們要把中國語文上音讀的現象加以分析，并且說明它們的類別和發音狀態，固然須有發音學的基本智識；再要推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古今流變，那末，除了具有基本的發音學智識之外，尤須運用適當的工具和方法，并且根據於豐富正確的材料。這種

發音學的智識和研究時所運用的方法，所根據的材料，自然是隨着一般文
化的演進而有進步和發展的；可是，無論如何，總離不了研究的對象。中國語
文本身上所具有的性質，常常足以影響於研究語文者的心理，使他們在考
察和分析音讀方面的現象的時候，也適應着這種語文的性質，而採取了一
種特殊的方式。

中國語通常說是「單音綴語」或「孤立語」，在語詞形態的變化上，
「雙聲」「疊韻」的關係最爲顯著；又每字有固定的聲調，「字調」的區別
也很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國音韻學最初的建立，就是在語音上「聲」「韻」
「調」三種元素的分析。因爲中國語的這種性質，使文字上也演成了一種
單音綴的「表意的」字體，它的本身沒有確定的「音值」。過去學者受
了這種文字的洗禮，雖然把字音裏所包含的元素分析出來，而總是沿用着
漢字注漢字的方法。「反切」和「讀若」「直音」的分別，在注音的效用，上，

也只是反切以兩個字體來表明所注字的雙聲疊韻的關係，或者更用下一個字體兼表字調的種類。由疊韻的關係總括得來「韻書」上的「韻目」以至「等韻表」上的「韻攝」，由雙聲的關係歸納而成的「字母」，仍舊用通行的漢字來作標目。因之在過去許多關於音韻學的書籍當中，我們只能窺知當時所認為某種同音字的系統，而不能確定各個字的「音值」和「調值」；各個「韻部」和各組「字母」彼此間的分別以及等韻上各「等」各「呼」的分列，在後代，或且當時，也往往難以明瞭它們的所以然。過去中國音韻學上所以形成這種特殊的狀態，正是由於它所研究的對象，就是中國的語文，具有了特殊的性質，而使音韻的研究上也受了這種性質的影響。

研究的對象既然足以影響於學者的心理，所以中國的音讀現象上發生了某種變化，學者也隨着適應這種變化而使音韻學上成立了某種建樹和改革。我這裏應該先來敘述中國古今音讀演變和紛歧的大略。

二 中國音讀的演變和方音分布的區域

中國歷代的音讀演變，現今爲研究的材料所限制，只能大略的分做下列的三個系統來說：

(一) 上古音系統，代表周漢間的語音，以詩經楚辭等韻語及文字上的「形聲」「假借」爲研究的根據。

(二) 古音系統，代表六朝唐宋間的語音，以廣韻等書爲研究的根據。

(三) 現代音系統，代表元明以來的語音，以「北音」韻書及現今北平方音爲研究的根據。

這三個系統，再說得狹隘一點，上古音就是指詩經音；古音就是指切韻音；現代音就是指國語標準音。其他書本上所見或考證得來的系統和上列的三者有出入的，可以認爲是這三者間的過渡音，或因當時受了某種特殊方音的影響而然的。我們只要把上列的三種系統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瞭中

國古今語音演變的大勢。

依據現今研究的結果，古音系統當中的聲、韻、調三種現象，比較現代國音當中的要繁複得多。現代國音裏聲紐二十一類，較之隋唐古音裏的四十類，特別的簡單，除了屬於影、喻二母的四類歸入了韻母以外，最重要的變遷，就是鼻音的聲紐有減少或失落的趨勢，「濁音」的聲紐又併入於「清音」所剩留的，只是「日」母的一個遺跡罷了。而且聲紐和韻類的拼法，在現代國音系統上也大受限制，「ㄍ」「ㄎ」「ㄎ」的一組，「ㄊ」「ㄊ」「ㄊ」的一組和「ㄗ」「ㄗ」「ㄗ」的一組必定是開口呼，合口呼的字；聲紐的後面不能有一「ㄣ」的介音，「ㄣ」「ㄣ」「ㄣ」的一組必定是齊齒呼，撮口呼的字；聲紐的後面必定有一「ㄣ」的介音，「ㄣ」「ㄣ」「ㄣ」的一組必定是齊齒呼，撮口呼的字；聲紐的規則的。至於隋唐古音裏的韻類更比現代國音裏的要繁複了。我們一看廣韻等書的分部和由反切歸納得來的韻類，較之現今國音上的四十韻類，

自然繁複得多；不但「m」「p」「t」「k」四種收尾音爲現代國音系統上所不容有，而各韻類當中的「音素」種類，也比現代國音上所用的元音爲繁多。隋唐古音上的聲紐，既然有清音，濁音的相配，因而「平」「上」「去」「入」四調，依聲紐的清，濁又分爲「清平」「濁平」「清上」「濁上」「清去」「濁去」「清入」「濁入」八調。演進到了國音系統上，既然有濁音消失併入於清音的傾向，所以濁音四調也自然併合於清音四調，所剩餘的，只是「陽平」的一種遺跡。又入聲諸韻「p」「t」「k」的收尾音既然失落，元音的後面，沒有跟着一個「破裂音」以縮短它們的「音量」，於是不能保持短促的音讀，也漸漸變爲長音而併入於平，上，去的三調當中。大致古音清平的字變爲「陰平」，「濁平」的字變爲「陽平」；古音濁上的字，一部分變爲現代國音的去聲；古音入聲的字，除了失去收尾音之外，大都變爲現代國音的陽平和去聲。因之古音系統裏的八調變爲現今國音的四調了。我們從隋唐古音系統和現

代國音系統的比較上，可以知道兩者間的演變，無論在聲韻調的那一方面，都是向着語音「單純化」的路上進行的；而且在演變的過程當中，這三方面的現象常有相互的關係。

現今對於周漢上古音的擬測，雖然還未曾達到完全確定的地步，可是就研究所得的結果，已經有下列的幾點值得我們的注意：

1 近代許多古韻學家所考定的上古音裏的韻部，每一韻部並不只限於一種讀法，每一部當中或許包括了幾種韻類。因為押韻和形聲，假借有時只依據兩音的相似，並不很密切的取其相同。所以無論是段玉裁的十七部，或是綜合王念孫江有誥兩人的二十二部，總之不是說上古音裏只有十七或二十二韻類。

2 過去古音學家依據形聲，假借來併合聲紐，以爲上古音當中的聲紐不及後代的繁多，這是很錯誤的見解；因為形聲，假借，往往只取兩音的相似，

並不必取其相同，過去古音學家所認為同類的字，實際上也往往屬於各異的聲紐。而且上古音當中有已經遺失了的聲母，為往時古音學家所未曾注意到的。

3 上古收尾音的種類遠比隋唐古音裏的為繁多，除了「m」「p」「t」「p」這幾種收尾音之外，還有「ɣ」「ɸ」等當作字音的收尾的。

4 上古字音的起首，確有複輔音的拼法，如「pɸ」「tɸ」等，為中國後代的語音系統上所沒有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西藏語，暹羅語裏得到確實的證明。

5 從上古音演變到了隋唐古音，有許多事例，我們要得到確切的解釋，不能不假定長短的差別和高低的變化，原來在上古音的系統當中佔着很重要的成分。

我們從上列的五點看來，就可以知道往時所認為「古音簡，今音繁」

這種觀念乃是謬誤的，中國上古的語音原來具有一種很繁複的系統；由這種系統演變到了隋唐古音，也是依着單純化的趨勢進行的。

在上文所述古今語音系統的演變當中，我們必定要發生一個疑問：中國字體本身既然沒有確定的音值，後代語音的演變在字體上自然沒有顯現出來，我們從韻書等韻表利過去許多音韻學家的學說當中，也只能窺知當時所認為某種同音字的系統；那末，我們應用什麼方法來測定過去對於某個字體確鑿的音讀？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第一自然要注重現今方音的調查，根據現今各種方音的比較來構擬這些歧異的音讀所由演成的古音系統。這種比較方音的方法，較之西洋學者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上所構擬的印歐語系的「母語」，其結果更爲可靠；因爲一方面應用實際的「活語」來相比較，他方面更有留存的古書或他種材料可以用來相互的參證。因此，我們應當認明現代方音學的智識在中國音韻的研究上實在有莫大的價

值。現今中國內地各處的方音，因為調查工作未曾完成，還未能十分確定它們的種類，大致可以分爲下列的五大系：

1 官話音系，又可以分爲：（一）冀魯系（包括河北、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等處），（二）晉陝系（包括山西、陝西、甘肅等處），（三）豫鄂系（包括河南、湖北），（四）湘贛系（包括湖南、東部江西西部），（五）徽寧系（包括徽州、寧國等處），（六）江淮系（包括揚州、南京、鎮江、安慶、蕪湖、九江等處），（七）川滇系（包括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北部、湖南西部）。

2 吳語音系，又可以分爲：（一）蘇滬系（包括蘇州、上海、無錫、崑山、常州等處），（二）杭紹系（包括杭州、紹興、湖州、嘉興、餘姚、寧波等處），（三）金衢系（包括金華、衢州、嚴州等處），（四）溫台系（包括溫州、台州、處州等處）。

3 閩語音系，又可以分爲：（一）閩海系（包括福州、古田等處），（二）廈漳系（包括廈門、漳州等處），（三）潮汕系（包括潮州、汕頭等處），（四）瓊

崖系（包括瓊州、文昌等處）。

4 粵語音系，又可以分爲：（一）粵海系（包括番禺、南海、順德、東莞、新會、中山等處），（二）台開系（包括台山、開平、恩平等處），（三）高雷系（包括高州、雷州等處），（四）欽廉系（包括欽州、廉州等處），（五）桂南系（包括梧州、容縣、貴縣、鬱林、博白等處）。

5 客家話音系，又可以分爲：（一）嘉惠系（包括嘉應州、惠州、大埔、興寧、蕉嶺等處），（二）粵南系（散佈台山、電白、化縣等處），（三）贛南系（在江西南部），（四）閩西系（散佈福建西北一帶），（五）廣西系（散佈廣西東部南部各縣），（六）川湘系（散佈四川、湖南等處）。

上列方音分佈的區域，只是粗略的說法，不過我們就現今所知道的方音紛歧的現象，已經可以用它來和韻書等韻表裏所顯示的各種讀音系統相參證，而測定了隋唐古音的音值。這裏暫且舉出重要的幾點來做例子：

(1) 隋唐古音上清濁聲紐和清濁八調的分別，我們從現今吳語音系裏，正可以供給一種確實的證明。

(2) 官話音系雖然是代表現代的語音系統，而「知」類字和「資」類字的分別，韻尾「ㄓ」「ㄔ」的分別，在他種方音系統裏已經泯沒或混同了的，却也可以用來和古音系統相比證。

(3) 隋唐古音裏韻尾「ㄓ」「ㄔ」的分別，從閩語、粵語、客家話當中就可以得到顯著的證據。

(4) 隋唐古音裏入聲韻尾「ㄓ」「ㄔ」「ㄔ」的分別，在閩語、粵語、客家話裏也可以得到大部分的證據。

(5) 至於「等呼」的分別，在各種方音裏，因演化的不同，往往有許多字古屬彼呼，今屬此呼的。例如真侵兩韻在古代是屬於「齊齒呼」的，在官話和吳語音當中就有一部分變入「開口呼」，粵語音裏則完全變了開

口呼。而在閩語和客家話裏，這兩韻，却完全保存了齊齒呼，和隋唐古音可相比證。

(6) 至於韻素當中元音的性質，演變和紛歧的現象，更是繁雜；往往某一韻的字，在古音原來屬於某一種元音的，從現代各地方音當中很少可以看見它的遺跡，而只在某一處的音讀保存了它的性質，便可以用來做一個古音的比證。例如歌戈韻的字，在古音裏讀「ㄍ」，在現今各種方音裏多數讀爲「o」或「ɔ」或「ə」；我們却在廈門方音裏，看見了這些字的古音讀法的遺跡。

我們依據這種比較方音的方法來構擬隋唐古音的系統，因為我們認定現今各處紛歧的方音，都是從隋唐古音上演變出來的。從隋唐古音演化爲現今各種方音系統，都是依着語音單純化的原則進行的；這種單純化的趨勢，在官話音系裏最爲顯著，所以我們可以把現今國語標準音認爲中國

語音演進史上一種最先進的方音。不過無論如何，古音的遺跡，在某種方音裏已經泯沒了的，在另一種方音裏却還保存着；我們自然可以利用這些實際活語的現象，參互綜合起來，以構擬過去的「死語」音系。同時我們還須知道這種構擬的方法，除了應用方音的比較和韻書等韻表上的來相比證之外，還有其他很可寶貴的材料。一種就是六朝隋唐時候音釋的外國語；這種材料，以佛典譯音爲主。我們可以用梵文的拼音字母來和當時的音譯對照，以反求原語的發音。另一種就是外國所傳述的魏晉唐宋間的中國語；這種材料，以日本的漢音、吳音、高麗譯音、安南譯音等爲主；我們可以用這些音標字母上所表明的音切，來觀察那時原語的發音。依據了方音的比較和韻書等韻表上的比證，再參合這些寶貴的材料，於是構擬成爲一種隋唐古音的系統，測定了當時各個字體的音讀。第二步，再以隋唐的古音系統做階梯，依據古書上或文字上所搜得的證據和比較方音學上所供給的佐證，更應

用外國語音演變的事實來相類比，以測定上古音的讀法，而構擬那時的一種系統。依據現今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由中國上古音演化成爲古音，由古音演化成爲現代音，在語音系統的變遷上，都是向着單純化的路上進行的。

三 中國音韻學的發展及其內在的和外來的因素

中國音韻學的發展，一方面也是隨着這種語音演變的事實而來的；因爲研究的對象足以影響於學者的心理，語音現象上發生了某種變化，學者也隨着適應這種變化而使音韻學上成立了某種的建樹和改革。我們在上文說過，中國語詞形態的變化上，「雙聲」「疊韻」的關係最爲顯著，次之就是「字調」的區別；因之中國音韻學最初的建立，就是在語音上「聲」「韻」「調」三種元素的分析，可是我們要推究這種分析的由來，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到整個文化史上的變動，另一方面還須考察音讀本身演變的事